



稽古堂訂正劇談錄卷下

唐 康 駢 駕言

明 高承埏 寓公 較

劉相國宅

通義坊劉相國宅本文宗朝朔方節度使李進賢舊第進賢起自戎旅而倜儻瑰瑋累居藩翰富於財寶雖豪侈奉身雅好賓客有中朝宿德常話在名場日失意邊遊進賢接納甚至其後

京華相遇時亦造其門屬牡丹甚開因以賞花
爲名及期而往聽事備陳飲饌宴席之間已非
尋常舉杯數巡復引衆賓歸內室宇華麗楹柱
皆設錦繡列筵甚廣器用悉是黃金堦前有花
數叢覆以錦幄妓妾俱服紈綺執絲簧善歌舞
者至多客之左右皆有女僕雙鬟者二人所須
無不必至承接之意常日指使者不如芳酒綺
肴窮極水陸至於僕乘供給靡不豐盈自午迄

於明晨不覩杯盤狼籍朝士云邇後歷觀豪貴
之屬筵席臻此者甚稀厥後進賢徙居長興其
宅互爲他人所有咸通中劉相國罷北京亞尹
復爲翰林學士數歲後自承旨入相尚以十千
稅焉及出鎮荆南朝野無不惋惜都城士庶以
少及長聞之俱爲涕泣其後興化蕭相登庸舉
爲自代表云正人吞聲而扼腕百姓掩淚於道
途是時昇道鄭相國在內庭夜草麻制具述其

事云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賂惟畏
人知是時都下傳寫爲之紙貴持權者覩其詞
大怒鄭公自翰林承旨左遷梧州相國自端溪
竄於日南謫居四年方獲清雪以祕書監召還
未久復持鈞軸或將甲第爲獻竟無所受復於
此宅寓居庭宇不加修飾清風儉德充塞寰宇
君子曰仁義之感物也大哉劉公知帝道欽
明欲賢人盡舉四海之內翕然嚮風雖謫居
累年再昇鼎鼐姦邪之口不能掩其善魑魅
之域不能陷其身振譽一時流芳千載豈不
偉歟其有冒官爵叨貨賄怙寵專權身存名
滅者一何謬哉

李相國宅

朱崖李相國德裕宅在安邑坊東南隅桑道茂
謂爲玉椀舍宇不甚宏侈而制度奇巧其間惟
石古松儼若圖畫在文宗武宗朝方秉化權威

勢與恩澤無比每好搜掇殊異朝野歸附者多
求寶玩獻之嘗因暇日休澣邀同列宰相及朝
士宴語時畏景赫曦咸有鬱蒸之病軒蓋候門
已及亭午搢紳各士交扇不暇將期憇息於清
涼之所既而延於小齋不甚高敞四壁施設皆
古書名畫俱有炎爍之慮及別列坐開樽煩暑
都盡良久覺清飈爽氣凜若高秋備設酒肴及
昏而罷出戶則火雲烈日熯然焦灼有好事者

求親信問之云此日唯以金盆貯水漬白龍皮

置於座末

龍皮有新羅僧得自海中云海旁有
居者得之於漁扈其初以爲鱗介之

屬曾有老人見而識之僧知相國好奇因以金
帛贖之而獻又煖金帶辟塵簪皆希代之寶及
南遷悉爲惡溪沉溺使崑崙
沒水求之在鰐魚穴不能取
于泉莊去洛城三

十里卉木臺榭若造仙府有虛檻前引泉水縈
迴穿鑿像巴峽洞庭十二峯九派迄于海門皆
隱隱見雲霞龍鳳草樹之形有巨魚脇骨一條
長二丈五尺其上刻云會昌六年海州送到在

東南隅卽徵士韋楚老拾遺別墅楚老風韻高
致雅好山水相國居廊廟日以白衣擢昇諫署
後歸平泉造門訪之楚老避于山谷相國題詩
云昔日徵黃詔余慙在鳳池今來招隱士恨不
見瓊枝

又新昌北街牛相國宅卽玄宗朝將作監康
舊第桑道茂謂之金杯俱出良相者也

慈恩寺牡丹

京國花卉之晨尤以牡丹爲上至于佛殿道觀
遊覽者罕不經歷慈恩浴堂院有花兩叢每開
及五六百朵繁艷芬馥近少倫比有僧思振常
話會昌中朝士數人尋芳遍詣僧室時東廊院
有白花可愛相與傾酒而坐因云牡丹之盛蓋
亦奇矣然世之所玩者但淺紅深紫而已竟未
識紅之深者院主老僧微笑曰安得無之但諸
賢未見爾於是從而詰之經宿不去云上人向

來之言當是曾有所覩必希相引寓目春遊之
願足矣僧但云昔於他處一逢蓋非輦轂所見
及且求之不已僧方露言曰衆君子好尚如此
貧道又安得藏之今欲同看此花但未知不泄
於人否朝士作禮而誓云終身不復言之僧乃
自開一房其間施設幡像有板壁遮以舊幕幕
下啓開而入至一院有小堂兩間頗甚華潔軒
廡欄檻皆是栢材有殷紅牡丹一窠婆娑幾及

千朶初旭纔照露華半晞濃姿半開炫耀心目
朝士驚賞留戀及暮而去僧曰予保惜栽培近
二十年矣無端出語使人見之從今已往未知
何如耳信宿有權要子弟與親友數人同來入
寺至有花僧院從容良久引僧至曲江閑步將
出門令小僕寄安茶笈裹以黃帕於曲江岸藉
草而坐忽有弟子奔走而來云有數十人入院
掘花禁之不止僧俛首無言唯自吁嘆坐中但

相盼而笑既而却歸至寺門見以大畚盛花昇
而去取花者徐謂僧曰竊知貴院舊有名花宅
中咸欲一看不敢預有相告蓋恐難於見捨適
所寄籠子中有金三十兩蜀茶二斤以爲酬贈
管萬敵遇壯士

會昌中左軍壯士管萬敵富有膂力扛鼎挾輶
衆所推伏一日與儕輩會于東市酒肆忽有麻
衣張蓋者直入其座引觥而飲傍若無人萬敵

振腕瞋目略無所憚同席恃勇之輩共爲推挽
竟不微動而觀者漸衆乃言曰某與管供奉較
力以定強弱先請供奉拳其三拳後乞搭供奉
一搭遂袒膊抱樓柱而立萬敵怒其輕已欲令
殞于手下盡力拳之如扣木石觀者咸見樓柱
與屋宇俱震其人略不微動既而笑曰到某搭
供奉矣於是奮臂而起掌大如箕高及丈餘屹
屹而下前後有力之輩方甚恐慄知非常人衆

擁萬敵謝而去之俄失所在萬敵寢瘵月餘力
遂消滅

張季弘逢惡新婦

咸通中有左軍張季弘勇而多力嘗雨中經勝
業坊遇泥濘深隘有村人驅驢負薪而至適當
其道季弘怒之因捉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觀
者無不驚駭後供奉襄州幕洎商山逆旅逆旅
有老嫗謂其子曰惡人將歸矣速令備辦茶飯

勿令喧噪既而愁憤吁嘆咸有所懼季弘問之
媪曰有新婦悖惡制之不可季弘曰向來見媪
憂恐有何事若是新婦豈不能共語媪曰客未
知子細新婦壯勇無敵衆皆畏懼遂至於此季
弘笑曰其他則非某所知若言壯勇當爲主人
除之母與子遽叩頭曰若此則母子無患矣雖
然窮闕當爲酬贈頃之鄰伍鄉社悉來觀視日
暮婦人負束薪而歸狀貌亦無他異逆旅後園

有盤石季弘坐其上置騾鞭於側召而謂曰汝
是主人新婦我在長安城卽聞汝倚有氣力不
伏承事阿家豈敢如此新婦拜季弘曰乞押衙
不草草容新婦分雪新婦不敢不承事阿家自
是大人憎嫌新婦其媪在傍謂曰汝勿向客前
妄有詞理新婦因言曰只如某年月日如此事
豈是新婦不是每言一事引手於季弘所坐石
上以中指畫之隨手作痕深可數寸季弘汗落
神駭但言道理不錯闔扉假寐伺晨而發及廻
問之新婦已他適矣

玉藥院真人降

上都安業坊唐昌觀舊有玉藥花甚繁每發若
瑶林瓊樹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
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馬叢
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約迴出於衆從以
二女冠三女僕僕者皆卍頭黃衫端麗無比旣

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
數十步之外觀者以爲出自宮掖莫敢逼而視
之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廻
謂黃冠者曰曩者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
觀者如堵咸覺煙霏鶴唳景物輝煥舉轡百步
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
天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餘日時嚴
給事休復元相國劉賓客白醉吟俱有聞玉蕊

院真人降詩嚴給事詩曰味道齋心禱至神魂
消眼冷未逢真不知滿樹瓊瑤蕊笑對藏花洞
裏人又云羽車潛下玉龜山塵界無由覩薜顏
唯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鬟元相國詩
曰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
有諸人覺只是嚴郎卜得知劉賓客詩云玉女
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廻
首驚恠人間日易斜又云雪蘂瓊絲滿院春羽

衣輕步不生塵君王簾下徒相問長記吹簫別
有人白醉吟詩云羸女偷乘鸞去時洞中潛歇
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

宰相布施

乾符中有宰相自中書還第使人以布囊盛錢
數千沿路以施丐者於是貧乏相率羅列路隅
所分既微漸不能普台鉉行李無復威儀時有
朝士投牋諫之其略云方今兵寇互興民力凋

弊所望明公彌成大化彌綸紀綱舉賢任能以
光庶事俾萬物各得其理百姓日用不知損不
急之官杜私門之請如此則刑清俗富天下自
無窮人不宜專政廟堂方行小惠昔子產以已
車濟人於溱洧君子謂不知爲政不如以時修
橋梁惟明公察焉執政者覽書憑怒俄而巢寇
陷京遂及於難

崔道樞食井魚

中書舍人韋顏子瑁崔道樞舉進士乾符二年
春下第歸寧漢上所居因井渫得鯉魚一頭長
可五尺鱗鬣金色目光射人所視異於常魚令
僕投于江水道樞與表兄韋氏密備鼎俎烹而
食之經信宿韋得疾暴卒有碧衣人引至府舍
解宇頗甚嚴肅既入門見廳事有女人戴金翠
冠着紫繡衣據案而坐左右侍者皆黃衫金櫛
如宮內之飾有一人吏從執簿領而出及軒陛

間付雙鬟青衣著於繡衣案上更引韋生東廡
曹署理詰殺魚之狀韋引過道樞云非某之罪
吏曰此兩龍也若潛伏於江海湫淵雖人所食
卽無從而辨矣但昨者得之於井中崔氏與君
又非愚昧殺而噉之俱難獲免然君且却還試
與崔廣爲佛道功德庶幾消滅其過自茲浹旬
當復相召韋忽然而寤具以所說話於眷屬命
道樞具述其事道樞雖懷憂迫亦未深信纔經

及旬餘韋生果歿韋乃道樞姑之子也數日後
寄夢於母云以殺魚獲罪所至之地卽水府非
久當受重譴可急修黃籙道齋尚冀得寬刑辟
表兄之過亦成矣今夕當自知其事韋母泣告
道樞及暝昏然而寢復見碧衣人引至公署俱
是韋之所述俄有吏執黑紙丹書文字立道樞
於屏側疾趨而入見繡衣操筆而書訖吏接之
而出令道樞覽之其初云某官登四品年至七

十二其後有判詞云崔道樞所害雨龍事關天
府原之不可按罪急追所有官爵並皆削除年
壽亦減一半時道樞三十五矣夜分而寤恍惚
悲涕莫知所爲時節在冬季其母方爲修崇福
力纔及春首抱疾數日而終時崔之妻孥咸在
京師紫微備述其事

舊傳夔州及牛渚磯皆是
水府未詳道樞所至何所

也

洛中豪士

乾符中洛中有豪貴子弟承藉勲蔭物用優足
恣陳錦衣玉食不以充詘爲戒飲饌華鮮極口
腹之欲有李史君出牧罷歸居止亦在東洛深
感其家恩舊欲召諸子從容有敬愛寺僧聖剛
者常所來往李因以其宴爲說僧曰某與之門
徒久矣每見其飲食窮極水陸滋味常饌必以
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此乃驕逸成性史君召之
可乎李曰若求象白猩唇恐不可致止於精潔

修辦小筵未爲難事於是廣求珍異俾妻孥親
爲調鼎備陳綺席雕盤選日爲請弟兄列坐矜
持儼若冰玉肴羞每至曾不下筯主人揖之再
三唯霑果實而已及至水餐俱致一匙於口然
相矚良久咸若燼茶食蘂李莫究其由以失餽
爲謝明日復覩聖剛備述諸子情貌僧曰某前
所說豈謬哉而因造其門以問之曰李史君特
備一筵庖膳間可爲豐潔何不略領其意諸子

曰燔炙煎和未得其法僧曰他物縱不可食炭
炊之餅又嫌何事復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餅
先燒令熟謂之煉火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烟氣
李史君宅炭不經煉是以難於食啗僧撫掌大
笑曰此非貧道所知也及大寇先陷瀍洛財產
剽掠俱盡昆仲數人與聖剛同時竄避潛伏山
草不食者三日賊鋒稍遠徒步將往河橋道中
小店始開以脫粟爲餐而賣僧囊中有錢數文
買於土杯同食腹囂旣甚梁肉之美不如僧笑
而謂曰此非煉炭所炊不知可與諸郎君喫否
但低首慙覩無復詞對

古人云膏粱之性難正其此之謂乎是以聖
人量腹而食賢者戒於奢逸宋武帝幸武帳
堂將往勅諸子弟勿食至會所賜饌日旰而
食不至咸有飢色帝謂曰爾曹少長驕貴不
見百姓艱難今使爾等識有飢苦知以節儉

期物前聖用心同旨哉

鳳翔府舉兵討賊

巢寇攻陷宮闕近京藩鎮悉無兵備

初王仙芝敗衄黃寇

引餘黨南走交廣朝廷以高駢令公統帥諸道兵師於江湖屯據要路議者以爲高令公奕世名將可以坐制兇渠及賊徒擁衆北來浮舟遂逼淮甸於天長縣廣布營寨駐泊高令公旣不出軍但閉關自保而已賊鋒因此彌銳長驅遂涉淮北時齊相公領青州觀蜂蟻強衆亦不敢進卷旆遄征或於中路遲留藩屏旣無捍禦廟堂復失機謀盜遍九衢乃未知覺豈不異哉

李相國鎮蒲津鄭相國鎮岐下旣聞車馬播遷

俱有勤王之志鄭相國率賓僚將校共巡城壘雉堞池隍悉皆毀塞計其修築之功萬旅月餘未竟而賊鋒方盛立虞奔軼明晨復召從事大將坐於內聽詢以謀計咸以巨盜方熾未可枝梧衆議且欲從權俟兵集乃圖收復相國曰諸君勸某臣賊乎於是歛然而倒左右扶之不及爲地贊所傷面首皆破洎日午達于明旦口嗜尚未能語是時關輔征鎮咸已歸款唯鳳翔信

虜言金
卷一
耗不通賊議興師致討有奔來者具述其事於是監軍與僚佐代爲表章使兩騎馳至京國賊徒覽之大喜遣王懷順將百餘人厚齎綵繒金玉以申慰勞之意既而開筵以待懷順宴席施設綽於曩日列坐行觴將陳飲饌樂工纔合管絃文武軍吏及聲妓一時慟哭監軍從事雪涕止之良久方定懷順與來者皆駭愕相眙就食乃問其由時吏部孫侍郎亦在幕中對曰相國

自鎮此方恩及萬物聽政之暇時命音樂與將吏交歡遽及風疹所侵今辰不赴茲會衆聞絲竹聲不覺悲泣耳是日合城老幼咸共悽傷相國聞之曰我知億兆人民之心未厭唐德賊勢雖甚竊據宮闕滅亡當在旦夕於是密飛羽檄告於隣道會兵旬朔間邠涇洋隴及沿邊藩鎮俱以銳師來集既而神策守鎮軍士聞風亦至麾下一旦賊中遣千餘人大索糧糗于時烽候

已嚴偵邏殊密雲旗霜刃森羅於百里之內賊
入界大驚俱就擒戮有後殿者奔以狀告兇黨
無不奪魄陷京黔庶亦思奮勇

初有走還京中者云鳳翔鄭相

公已叛黃王兵士甚衆巢聞之殊不介意言我行却半天下所至無不收尅直至高令公猶不敢出軍敵我鄭相國擬作何計唯

趙張王潘聞之已爲奔軼之備也俄而蒲關晉

絳并汾澤潞及河北三鎮並舉雄師翕然響附
相國仗節訓兵援旗誓衆摧鋒篤戰累剋兇渠
首運奇謀終也孽其後請朝庸蜀復秉化權

匡國濟時終始一致文經武緯何謝古人詩云
維岳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相國
有焉

老君廟畫

東都北邙山有玄元觀南有老君廟臺殿高敞
下瞰伊洛神仙泥塑之像皆開元中楊惠之所
製奇巧精嚴見者增敬壁有吳道玄畫五聖真
容及老子廟胡經事丹青絕妙古今無比

杜工部題

詩云配極玄都闕憑高禁禦長守祧嚴具禮掌
 節鎮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
 戶日月近雕梁仙李蟠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
 遺舊史道德付金王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
 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墻五聖聯龍袞千官列
 鴈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翠栢深留景紅
 梨迴得霜風箏吹王柱露井凍銀床身退早
 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敬
 凌寺復有雉尾病龍莫知畫者誰氏繪事奇巧

皆入神之迹

雉尾在東廡觀音院天王部從中
 緋衣神人抱野雉一隻逼而觀之

勢若飛動

政平坊安國觀明皇朝玉真公主所建門

樓高九十尺而柱端無棋枋殿南有精思院琢

土為天尊老君之像葉法善羅公遠張果先生

並圖之於壁院南池沼引御渠水注之壘石像

蓬萊方丈瀛州三山女冠多上陽退宮嬪御其

東與國學相接咸通中有書生云每清風朗月

即聞山池之內步虛笙磬之音盧尚書有詩云

夕照紗牕起暗塵青松遶殿不知春君看白首

誦經者半是宮中歌舞人

白傅乘舟

白尚書爲少傅分務洛師情興高逸每有雲泉
勝境靡不追遊常以詩酒爲娛因著醉吟先生
傳以教盧尚書簡辭有別墅近枕伊水亭榭清
峻方冬與羣從子姪同遊倚欄眺翫嵩洛俄而
霰雪微下情興益高因話廉察金陵常記江南
烟水每見居人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近
來思之如在心目良久忽見二人衣蓑笠循岸
而來牽引水鄉蓬艇船頭覆青幕中有白衣人
與衲僧偶坐船後有小竈安桐甑而炊卮角僕
烹魚煮茗泝流過於檻前聞舟中吟嘯方甚盧
撫掌驚嘆莫知誰氏使人從而問之乃曰白傅
與僧佛光同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其後每遇
親友無不話之以爲高逸之情莫能及矣

嚴史君遇終南山隱者

大中末建州刺史嚴士則本穆宗朝爲尚醫奉
御頗好真道因午日於終南山採藥迷誤於巖

嶂之間不覺遂行數日所齎糗糧既盡四遠復無居人計其道路去京不啻五六百里然而林岫深僻風景明麗忽有茅屋數間出於松竹之下烟蘿四合纔通小徑士則連扣其門良久竟無出者窺其籬隙之內有一人於石榻偃臥看書推戶直造其前方乃攝衣而起士則拜罷自陳行止因遣坐于盤石之上亦問京華近事復詢天子嗣位幾年云自安史犯闕居此迄于今

日士則具陳奔馳涉歷資糧已絕迫於囂腹請以食饌救之隱者曰自居山谷且無烟爨有一物可以療之念君遠來獨遺自處於梁棟之間脫紙囊開啓其中有百餘顆如薦豆之狀俾於藥室取鑄拾蕪汲泉而煮良久盛有香氣視之已如掌大曰可食食之渴卽取鑄中餘水飲之士則方啗其半已極豐飢復曰汝得至此當有宿分自茲三十年間不飢渴俗情慮將幾殆也

他時位至方伯嘗取羅浮相近儻能脫去粉華
兼獲長生之道辭家日久可以還矣士則將欲
告歸因適道曰勿憂去此二三里與採薪
人相值可以隨之而至國門不遠既出於山隅
果有樵者者在路側或問隱者姓名竟無所對
纔經信宿已及樊川村野既還輦轂不喜更嘗
滋味日覺氣壯神清有驟鸞馭鶴之意衣褐杖
藜身止巖岫居守虛僕射耽味玄默思覩異人
有道流述其事延之致於門下及聞方伯之說
因以處士奏官自梓州別駕作牧建溪時年已
九十到郡纔經周歲解印乃歸羅浮及韋相公
宙出鎮廣南使人訪之猶在山谷
大中十四年之任建安路由江浙時蕭相國觀
風浙右於桂樓宿宴召之唯飲酒數杯他皆無
食也

韋顓鼻鳴

大中年韋顓舉進士詞學優贍而貪婪流於歲暮飢寒無以自給有韋光者待以宗黨後名殿裕之

輟居所外舍館之放榜之夕風雪凝互報光成名者絡繹而至顓略無登第之耗光延之於堂際小閣備設肴饌慰安之見光婢妾羅列衣裝僕者排比鞍馬顓夜分歸于所止擁爐而坐愁嘆無已僕光成名將修賀禮寢榻迫于壞牖以橫竹掛席蔽之簷際忽有鳴梟頃之集於竹上

顓神魄驚駭杖策出戶逐之飛起復還矣而方去謂僕者曰我失意亦無所恨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橫罹災患俄而禁鼓忽鳴榜到顓已登第光之服用車馬悉皆遺焉世以鵬至梟鳴不祥之兆近觀數事亦不然乎

昔鄧艾梟鳴牙旗乃軍勝之兆張率更聞於庭樹亦授官之祥以此推之未必皆爲不吉者

命相日雨雹

崔沆豆
盧琢

乾符六年夏五月巢寇自廣陵將及襄漢朝廷以王鐸令公爲南面都統崔相國豆盧相國同日策拜宣麻之際殿庭霧氣四塞及政事堂立班賀有雹大如鷄卵時五月二十三日識者以爲鈞軸不祥之兆明年大寇攻陷京師二相俱及于難其天意乎非人事也

· 李生見神物遺酒

咸通中有中年尉李潯寓居圃田別墅稟性剛戾不以神鬼爲意每見人銜盃酌酒無不怒而止之一旦暴得風眩方臥簷廡之下忽有田父立於榻前云隣伍間欲來省疾是數人形貌匪劣服飾或青或紫後有矮僕提酒兩壺相與歷階而上左右妻孥悉無所覩謂潯曰爾常日負氣忽於我曹至於醪醴之間必爲他人愛惜今有醇酎數斗衆欲遺君一醉俄以巨盆滿酌遍

飲兩壺俱盡床第衾裯皆是餘瀝將出謂潯曰
何似當時惜酒自茲百骸昏悴如病宿醒寢瘵
憊然數月方愈馮給事爲鄭州刺史親召李生
而說之

說方士

武宗皇帝好神仙異術海內道流方士多至輦
下趙歸真探贖玄機善制鉛汞氣貌清爽見者
無不竦敬請於禁中築皇仙臺高百尺以爲鸞

驂鶴馭可指期而降常云飛鍊中須得生銀詔
使於樂平採取旣而大役工徒所出者皆銜石
礦非烹冶乃無從而得歸真齋醮數朝寫御書
置於巖穴間俄有老人策杖而至曰山川藏寶
蓋因有道而出况明主以修真爲念是何感應
不臻尊師無復懷憂明日當從所請語罷而出
莫知其所之是夕有聲如雷山礦豁開數丈銀
液空然而湧出與入用之數相符禁中修鍊至

多外人罕知其術復有金陵人許元長王瓊者
善書符幻變近於役使鬼神會昌初召至京國
出入宮闈武皇謂之曰吾聞先朝有明崇儼善
於符籙嘗取羅浮山柑子以資御菓萬里往來
止于旬日我雖聖德不逮前朝卿之術豈便劣
於崇儼元長謝曰臣之受法未臻玄妙若涉越
山海恐誣聖德但千里之間可一日而至上曰
東都常進石榴時已熟矣卿今夕當致十顆元

長奉詔而出及旦寢殿始開金盤貯石榴致於
御榻俄有中使奉進亦以所失之數上聞靈驗
變通皆如此類王瓊妙於化物無所不能方冬
以藥栽培桃杏數株一夕繁英盡發芳蘂穠艷
月餘方謝及武皇厭代歸真與瓊俱窳逐嶺表
唯元長逸去莫知所在吳天觀周尊師乾符中
年九十七自言以童幼間便居洞庭山諸父隱
堯深得真道有張孺華者襄漢豪士耽味玄默

一旦廣齋財寶訪道於江湖之間至吳門知隱
堯出世修鍊徑往洞庭詣之囊橐中所挈金帛
傾竭以資香火隱堯知其志解於岸頂坐守藥
爐其或風雨晦冥往往有神物來萃殊形詭狀
深可駭人孺華端潔自安竟不微動如此者涉
於周歲隱堯謂之曰爐中鍊藥乃七返靈砂也
雖非九轉金丹餌之可還魂返魄曩令子弟數
輩守之靡不畏怯而罷汝相從未久遂能苦節

如是及晞開藥成纔成十粒但令寶之以囊篋
未傳吞餌之法孺華以去鄉逾年一旦告歸覲
省隱堯別謂之曰吾知汝未能久任自然復爲
世網所縈苟慕仙之意不志勿以羣塵爲戀什
汝之藥每丸可益算十二有疾終者審其未至
朽敗雖涉旬能使再活然事關陰騭非行道有
心之徒不可輕授凡欲此藥救人當焚香啓告
吾爲助爾孺華歸甚爲鄉里所敬父母遺族而

沒服之皆愈居數歲復請洞庭繫舟於金陵江
岸有良賈徐士剛者乘巨艘十餘隻亦於蒲間
同泊有子一人方及壯歲無疾而殞於中夜父
母咸以衰老哭泣不食崇朝孺華憫之因以靈
砂在懷其初服之時未驗再服一粒蹶然而蘇
云所至之處城府甚嚴方爲吏從拘錄俄有二
黃衣人手持丹書文字洞庭周尊師令喚廳事
間有紫衣者據案而坐於是簪笏而典謂左右

曰仙師來召焉可復留乃令放還謂曰汝因此
壽命增延當可力行善道士則所將財物分其
半以答孺華孺華取錢五十萬散施貧乏至洞
庭與隱堯俱隱

廣謫仙怨詞

台州刺史
賈弘餘撰

玄宗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反陷沒洛陽王
師敗績關門不守車駕幸蜀途次馬嵬驛大軍
不發賜貴妃自盡然後駕發行次駱谷上登高

下馬謂力士曰吾蒼惶出狩長安不辭宗廟此
山絕高望見秦川吾今遙辭陵廟因下馬望東
再拜嗚咽流涕左右皆泣謂力士曰吾取九齡
之言不到於此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
中書令張九齡每因奏對未嘗不諫誅祿山上
怒曰卿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便殺祿山於是不
敢諫
因上馬遂索長笛吹於曲曲成潸然流涕
屹立久之時有司旋錄成譜及鑾駕至成都乃
進此譜請曲名上不記之視左右曰何曲有司

具以駱谷望長安下馬後索長笛吹出對上良
久曰吾省矣吾因思九齡亦別有意可名此曲
爲謫仙怨其旨屬馬嵬之事厥後以亂離隔絕
有人自西川傳得者無由知但呼爲劍南神曲
其音怨切諸曲莫比大曆中江南人盛爲此曲
隨州刺史劉長卿左遷睦州司馬祖筵之內吹
之爲曲長卿遂撰其詞意頗自得蓋亦不知本
事詞云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携身去平

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
溪後溪獨恨長沙謫去江潭春草萋萋余在童
幼亦聞長老話謫仙之事頗熟而長卿之詞甚
是才麗與本事意與不同余既備知聊因暇日
輒撰其詞復命樂工唱之用廣不知者其詞曰
胡塵犯闕衝關金輅提携玉顏雲雨此時消散
君王何日歸還傷心朝恨暮恨迴首千山萬山
獨望天邊初月蛾眉猶在彎彎輶以爲竇史君

序謫仙怨云劉隨州之詞未知本事及詳其意
但以貴妃爲懷蓋明皇登驛谷之時實有思賢
之意竇之所製殊不述焉駢因更廣其詞蓋欲
兩全其事雖才情淺拙不逮二公而理或可觀
貽諸識者詞云晴山礙日橫天綠壘君王馬前
鑾輅西巡蜀國龍顏東望秦川曲江魂斷芳草
妃子愁凝暮烟長笛此時吹罷何言獨爲嬋娟

含元殿圍初建造鑿龍首崗以爲基趾形埤鉤
砌高五十餘尺左右立栖鳳翔鸞二闕龍尾道
出於闕前倚欄下瞰前山如在諸掌殿去五門
二聖每元朔朝會禁軍與御仗宿於殿庭金甲
葆戈雜以綺繡羅列文武纓珮序立蕃夷酋長
仰觀玉座若在霄漢識者以爲自姬漢之代迄
于亡隋未有如斯之盛京城自朱泚之亂逮乾
符中近百年無事君臣和叶四表靖謐文物之

盛籠罩姬漢藩方職貢府無虛月上至士君子
下及庶民皆修飾廉謹以邀時譽食祿者守其
官耕質者專其業八紘四海遂同文軌承平旣
久稍務奢逸貴族豪家輕視稼穡征鎮牧守或
非其才黔黎興杼軸之嗟郡邑有藿蒲之盜然
主上勞謙端委無虧聖政亦使寇犯神州鑿輅
播越况秦漢之代魏晉之時主荒臣殘豈不顛
覆今則觀淳輝之列塔中興之期億兆人心復

新於唐德矣禮樂刑政得無誠哉

曲江

曲江池本秦世墮洲開元中疏鑿遂爲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南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烟水明媚都人遊翫盛於中和上巳之節絲幪翠幘匝於堤岸鮮車健馬比肩擊轂上巳卽賜宴臣僚京兆府大陳筵席長安萬年兩縣以雄盛相較錦繡珍玩無所不施百辟會於山

亭恩賜太常及教坊聲樂池中備絲舟數隻唯宰相三使北省官與翰林學士登焉每歲傾動皇州以爲盛觀入夏則菰蒲葱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好事者賞芳辰翫清景聯騎携觴壘壘不絕

昇平裴相國廉察宣城朝謝後未離京國時曲江荷花盛發與省閣名士數人同遊自慈恩寺屏去左右各領小僕步至紫雲樓下見五六人

坐於水際裴公與名士憩于旁中有黃衣飲酒
半酣軒昂頗甚指顧笑語輕脫裴意稍不平指
而問之吾賢所任何官率爾而對曰喏即不敢
新授宣州廣德縣令連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
裴公效曰喏即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於是狼
狽而走同坐亦皆奔散朝士撫掌大笑不數日
布於京華左右於銓司訪之云有廣德縣令請
換羅江宰矣宣皇在宮即聞是說與諸王每為

戲談其事及龍飛裴公入秉鈞軸因書麻制廻
謂樞近曰喏即不敢新授中書侍郎平章事

真身

咸通十四年詔自鳳翔迎真身至于輦下

真身相傳

云是釋迦文佛中指節骨長一寸八分瑩淨如玉以小金棺盛之舊於鳳翔建塔又釋氏涅槃經云如來於雙林滅度貯於金棺銀椁積栴檀香焚之諸天以八金剛分取舍利唯留四牙餘悉煨燼未詳此都城士庶奔走雲集自開遠門

骨從何而有達於岐川車馬晝夜相屬飲饌盈溢路衢謂之

無尋檀施

京城坊曲舊有迎真身社居人長幼旬出一錢自開成之後迄于咸通計

其資積無限於是廣為費用時物之價高茶米載以大車往往至於百兩他物豐盈悉皆稱是

至京日上與諸王親御城樓坊市以繒綵結爲龍鳳象馬之形紙竹作僧佛鬼神之狀幡花幟蓋之屬羅列二十餘里間之歌舞管絃雜以禁軍兵仗緇徒梵誦之聲沸聒天地民庶間有嬉笑踴躍者有悲愴涕泣者真身以寶輦昇之居于內殿數月俄屬懿皇厭代密使送於鳳翔先

是真身到城每坊十字街以輒壘浮圖供養妖

妄之輩互陳感應或云夜中震動或云其上放

光以求化資財因此獲利者甚衆及宮車晏駕

帖然乃定諸坊浮圖一時毀拆

有好事者密詢放光之由云以

大雲母片窺看遠而望之靡不傾信耳

咸通乾符中興善寺復有

阿闍梨以教法傳授都下翕然宗之所居院金碧華煥器用俱是寶玉語人云焚香結坐每告西方及遷化謚爲普照大師信者咸爲出涕劉

都尉崔給事寓張常侍同與中貴多爲弟子出
城之日皆縞素後隨勸朝士持齋受其法者不
復思理時務

駢常讀名僧傳宋文帝時有求郗跋摩居金
陵祇洹喜文帝謂之曰弟子常願持齋不殺
迫於以身徇物不獲遂從法師不遠萬里來
化此國將何以教化之對曰道在心不在事
法由已不由人且帝王凡庶所修亦有殊矣

若凡庶者身賤名微德不及遠其教不出於
閨門其言不行於僕妾若不克已苦躬行善
持戒將何以用心哉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
爲子出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則人神以
和刑清不夭其命役簡不勞其力辨鍾律定
時令鍾律辨則風雨調號令時則寒暑節知
百姓之飢斯所以就於無飢知百姓之寒斯
所以就於無寒如此持齋亦大矣不殺則衆

矣安在於闕一時之膳全一禽之命然後乃
弘濟也文帝無几嗟嘆稱善良久乃曰俗人
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
虛說滯近教者則拘攣章句如公者真所開
悟明達可以言天人之際矣

元相國謁李賀

元和中進士李賀善爲歌篇韓文公深所知重
於縉紳之間每加延譽由此聲華籍甚時元相

國稔年老以明經擢第亦攻篇什常願交結賀
一日執贄造門賀覽刺不容遽令僕者謂曰明
經擢第何事來看李賀相國無復致情慙憤而
退其後左拾遺制策登科日當要路及爲禮部
郎中因議賀祖禰諱進不合應進士舉亦以輕
薄時輩所排遂成軼軻文公惜其才爲著諱辯
錄明之然竟不成事自大中咸通之後每歲試
春官者千餘人其間章句有聞疊疊不絕如何

康詩金 卷一
植李玫皇甫松李孺犀梁望毛濤貝麻來鵠賈
隨以文章著美溫庭筠鄭瀆何涓周鈴宋耘沈
駕周繁以詞賦標名賈島平曾李陶劉得仁喻
坦之張喬劇燕許琳陳覺以律詩流傳張維皇
甫川郭勣劉延暉以古風擅價皆苦心之華厄
於一第然其間數公麗藻英詞播於海內其虛
薄叨聯名級者又不可同年而語矣

稽古堂訂正劇談錄卷下

終



雲仙散錄序

唐金城馮贄撰

纂類之書多矣其間所載世人用于文
字者亦不下數十輩則今未免爲陳言
也予事科舉三十年蔑然無効天祐元
年退歸故里築選書室以居取九世所

書典籍經史子集二十萬八千一百二十卷六千九百餘帙撮其高髓別爲一書其門目未暇派別也成于四年之秋由急於應文方之用乃不能詳又數歲復得終篇者四部英華筆頭飛文壇戈戰應題錄皆傳記集異之說若見於常

常之書者此必略之庶兵火煨燼之後成者不至束手豈小補歟同志者幸爲珍秘之天復元年十二月序

稽古堂訂正雲仙散錄卷之一

唐 金城 馮 贊 編

明 構 李 高 承 挺 較

幽人筆

司空圖隱於中條山莢松枝爲筆管人問之曰
幽人筆正當如是

汗漫錄

飛雲履

白樂天燒丹于廬山草堂作飛雲履玄綾爲質

四面以素絹作雲朵朵以四選香振履則如烟
霧樂天着示山中道友曰吾足下生雲計不久
上并朱府矣 無人直說

孫登琴

孫登琴遇雨必有響如刃物聲竟因陰雨破作
數截有黑蛟踊去 金徽變化篇

棋聲與律呂相應

元願本姓 律聲與律呂相應蓋用響玉為盤非

有異術也

棋天洞覽

紅白二墨

楚王靈夔使人造紅白二墨為戲及書寫衣服

黑衣用白書白衣用紅書自成一家

大唐龍髓記

龍耳李

崔奉國家一種李肉厚而無核識者曰天罰乖

龍必割其耳耳血墮地故生此李

琴莊美事

瑠黃椀

元載飲食冷物用瑠黃椀熱物用泛水羹器器
有三千事 樞要錄

夢裁錦

蕭穎士少夢有人授紙百番開之皆是繡花又
夢裁錦因此文思大進 文筆襟喉

無塵子

方鎔隱天門山以櫻欄葉拂書號曰無塵子月
以酒脯祭之 高士春秋

惜春御史

穆宗每宮中花開則以重頂帳蒙蔽欄檻置惜
春御史掌之號曰括香 玉塵集

黑松使者

元宗御案墨曰龍香劑一日見墨上有小道士
如蠅而行上叱之卽呼萬歲曰臣卽墨之精黑
松使者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皆有龍賓十
二上神之乃以墨分賜掌文官 陶家餅餘事

柳神九烈君

李固言未第前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言問之應曰吾柳神九烈君已用柳汁染子衣矣科第無疑果得藍袍當以棗饊祠我固言許之未幾狀元及第

三峰集

六鼻鏡生雲烟

黃巢陷京城南唐王氏有鏡六鼻常生雲烟照之則左右前三方事皆見王氏向京城照之巢

寇兵甲如在目前上平都邑以映日紗囊取入

禁中

纂異記

文星典吏

杜子美十餘歲夢人令采文于康水覺而問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見鶩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下謫爲唐世文章海九雲誥已降可於豆籠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詩王本在陳芳國九夜捫之麟篆熟聲

振扶桑享天福後因佩入葱市歸而飛火滿室
有聲曰邂逅穢吾令汝文而不貴

文覽

玄山印記

陳茂爲尚書郎每書信印記曰玄山典記又曰
玄山印擣朱礬澆麝酒閑則匣以鎮犀養以透
雲香印書達數十里香不斷印刻胭脂木爲之
玄山記

水玉數珠

房次律弟子金圖十二歲時次律徵問葛洪仙
籙中事以水玉

一云
玄珠

數珠手節之凡兩逼近二

百事琅琅誦之不止次律賞以轉枝梨

童子通
神集

爲梨花洗粧

洛陽梨花時人多携酒其下日爲梨花洗粧或

至買樹

唐餘錄

籠桶衫柿油巾

杜甫在蜀日以七金買黃兒米半籃細子魚一

串籠補衫柿油巾皆蜀人奉養之粗者浣花旅地志

石斧銘

玄針子得石斧銘曰天雷斧速文步敲石柱子如其言詩如蒸雲千步千首清異志

棠木印

張寶凡衣服絲帛皆以所任官印之白黃物以墨紅黑物以粉常曰此印賢於掌庫奴遠矣文字亦然人收寶文以有棠木印者為真張寶就印錄

鳳窠羣女

姑臧太守張憲使娼妓戴拂壺中錦仙裳密粉淡粧使侍閣下奏書者號傳芳妓酌酒者號龍津女傳食者號仙盤使代書札者號墨娥接香者號麝姬掌詩藁者號雙清子諸倡曰鳳窠羣女又曰團雲隊曳雲仙姑臧前後記

地仙圓

號州別駕寶肥以當歸為地仙圓曰使血海增

雲和龍金
光以棗木爲杵曰號金剛骨

三堂往事

涼物

房壽六月召客坐糠竹簟凭狐文几編香藤爲
俎剝椰子爲杯搗蓮花製碧芳酒調羊酪造合
風鮮皆涼物也壽勸吳田以輓轡瓮田懼其深
曰但見龍門溪水濯麴蘖腸耳

叩頭錄

梅粧閣

郭元振落梅粧閣有婢數十人客至則拖鴛鴦

襖裙衫一曲終則賞以糖雞卵明其聲也宴罷
散九和握香

敘聞錄

洛陽歲節

洛陽人家正旦造絲雞葛燕粉荔枝正月十五
日造火蛾兒食玉梁饅寒食裝萬花輿煮楊花
粥端午木羹艾酒以花絲樓閣插髻贈遺辟瘟
扇乞巧使蜘蛛結萬字造明星酒裝同心膾重
九迎涼脯羊肝餅佩瘦木符冬至煎餠絲珠戴

一陽巾除夜銅刀刻門埋小兒硯點水盆燈臘
日造脂花餞

金門歲節

梅檀寺春秋二會

梅檀寺悟本詩春秋二會斂牛乳爲龍華飯供
獻結綵錢爲幡蓋設客以吳興鬻團糟授戒者
施以般若錢求男者解密珠璫

信園逸錄

搔首問青天

李白登華山落鴈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

通天帝座矣恨不携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

天耳

搔首集

清高門戶

樂天語人曰吾已脫去利名枷鎖開清高門戶

但蓮龕子母丹不知何時可成

自慶傳

午橋莊

裴令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
雲嶺未成軟碧池繡尾魚未長漢書未終篇爲

可恨爾

晉公遺語

養硯墨筆紙

養筆以碯黃酒舒其毫養紙以芙蓉粉借其色
養硯以文綾蓋貴乎隔塵養墨以豹皮囊貴乎
遠濕逢溪子遵之

文房寶飾

迷香洞

史鳳宣城妓也待客以等差甚異者有迷香洞
神雞枕鎖蓮燈次則交紅被傳香枕八分羊下

列不相見以閉門羹待之使人致語曰請公夢
中來馮垂客于鳳罄囊有銅錢三十萬盡納得
至迷香洞題九迷詩於照春屏而歸

常新錄

袖裏春

元宗爲太子時愛妾號鸞兒多從中貴董逍遙
微行以輕羅造梨花散藥裏以月麟香號袖裏
春所至暗遺之

史詳錄

金鳳凰

雲仙傳金
周光祿諸妓掠鬢用鬱金油傅面用龍消粉染
衣以沉香水月終人賞金鳳凰一隻

傳芳略記

三賢松

朝真觀九星院有三賢松三株如古君子梁閣
老妓英奴以麗水囊貯香遊之不數日松皆半
枯

事略

芋魁遭遇

李華燒三城絕品炭以龍腦裹芋魁煨之擊爐

曰芋魁遭遇矣

三賢典語

山神以豐年相報

琴叟耕鳳嶺之田以虎紋巾裹犁推之曰勞吾
躬耕山神必以豐年相報已而果然

鳳翔退耕傳

縮龍臺

李神遇以楓溪鐵造縮龍臺爲宴燈花燈八層
間以三縫錦標點紫菱油燃鳳縷

疑尚缺文出
摺據精華

吳興米

雲仙散錄卷之一
吳興米炊之醜香白馬豆食之齒醉號國夫人
厨吏鄧連以此米擣爲透花饑以豆洗皮作靈
沙臙以供翠鴛堂 品物類聚記

掃露明軒

王施避巢寇入天台山主人賀理給以牛粥練
羣施謝曰公乃命司延我光景當爲掃露明軒

永爲下吏

芳賢傳

吞雲夢澤

張曲江語人曰學者常想胸次吞雲夢澤筆頭
湧若耶溪量旣并包文亦浩瀚 徵文玉井

稽古堂訂正雲仙散錄卷之一 終

稽古堂訂正雲仙散錄卷之二

唐 金城 馮 贊 編

明 樵李 高承埏 較

田水聲過吾師丈人

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歎曰秫稻已秀翠
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
矣 淵明別傳

龍鬚友

邠詵射策第一再拜其筆曰龍鬚友使我至此
後有貴人遺金龜并拔藥石簪咸與弟子曰可
市筆三百管退而藏之貯以文錦一千年後猶
當令子孫以名香禮之

龍鬚志

隱士衫

成芳隱麥林山剝苧織布爲短襴寬袖之衣着
以酤酒自稱隱士衫

梁福廬陵記

俗耳鍼砭詩腸鼓吹

戴顓春携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
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汝知之乎

高隱外書

半月履

趙廷芝安成人作半月履裁千紋布爲之托以
精銀縵以絳蠟唐輔明過之奪取以貯酒已及
自飲廷芝問之答曰公器皿太微此履有滄海
之積耳

妙豐居士安成記

菱角巾

王鄰隱西山頂菱角巾又嘗就人買菱脫頂巾
貯之嘗未遇而歎曰此巾名實相副矣

董慎續
豫章記

大鯉五色

孫願夜行橫塘見池中太魚映月吸水移時不
去池外數步有一小坎正涵北斗有蝦蟇數十
共來飲啜願異之明日汰池中惟有一太鯉身
已五色復來坎所訪求蝦蟇得三足者數十

馮
雲金溪記

烟姿玉骨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開時爲鄰屋烟氣所爍
屋乃貧人所寄豐卽圖泥塞竈張幕蔽風久之
拆去其屋歎曰烟姿玉骨世外佳人但恨無傾
城笑耳卽使妓秋蟾出比之乃云可與並驅爭
先然脂粉之徒正當在後

張洞林桂林志

日精

陸展郎中見楊梅嘆曰此果恐是日精然若無

蜂兒採香誰勝難和之味卽以竹絲藍貯千枚
并茶花蜜送衡山道士

常奉真湘潭記

火筋如兩儀

朱符謂火筋如兩儀成變化不可缺一本明大
師在坐曰當以玉爲之貴能不熱

李明之衡山記

羔羊揮淚

程皓以鐵床燂肉肥膏見火則油焰淋漓皓戲
言曰羔羊揮淚矣又云我以三十萬錢償鐵匠

而得此奉養豈不太過

方德遠金陵記

屋龍更衣

饒子卿隱廬山康王谷無瓦屋伐以茅茨每年
一易茅謂之屋龍更衣或時雨濕致漏則以油
幄承梁坐於其下初不愁歎

十三賢共注廬山記

掌有臥蛇文

傅咸掌有臥蛇文指甲上隱起花草如雕刻是
以文章過人

逍遙公南康記

粟木爲關

凡門以粟木爲關者夜可以遠盜

從容錄

九華半臂

關文衍爲散騎常侍畫九華山圖於白綾半臂

號九華半臂自云令吾此身常在雲泉之內

時逢

青陽記

遷官面長額有光氣

郭汾陽每遷官則面長二寸額有光氣事已乃

復隴上書

壺中景

石崇砌上殿前飾物成百有餘以金玉曰壺中

之景不遺如是

薛奕未幾

李龜年至岐王宅觀畫畫曰此秦晉良友又曰

此楚晉主人人前之別前難者觀西沈妍也後

彈者

遊龜山自負... 集辨音

謝光安

正月十五夜元宗於... 張臨光宴白鷺轉
花黃龍吐水金是銀... 光洞積星閣皆燈也
奏月分光曲又撤... 江... 支千萬期今宮人
爭拾多者賞以紅圈... 幘綠章衫
影燈記

水松牌

李白遊慈恩寺寺僧用水牌刷以吳膠粉捧乞

新詩白為題訖僧獻玄沙鉢綠英梅檀香筆格

蘭縑袴紫瓊霜 海墨微言

泛春渠

汝陽王進取雲夢石甃泛春渠以蓄酒作金銀
龜魚浮沉其中為酌酒具自稱釀王兼翅部尚

書 醉仙圖記

百花獅子

曲江貴家遊賞則剪百花裝成獅子相送遺獅

子有小連環欲送則以蜀錦流酥牽之唱曰春
光且莫去留與醉人看 曲江春宴錄

桃花紙

楊炎在中書後閣糊窗用桃花紙塗以水油取
其明甚 鳳池編

酒器九品

李適之有酒器九品蓬萊盞海川螺舞仙盞子
卮幔捲荷金蕉葉玉蟾兒醉劉伶東溟樣蓬萊

盞上有山象三島注酒以山沒爲限舞仙盞有
關挾酒滿則仙人出舞瑞香毬子落盞外 蓬原記

暖香滿室如春

寶雲溪有僧舍盛冬若客至則燃薪火暖香一
炷滿室如春人歸更取餘燼 雲林異景志

啼猿生蕨

猿啼之地蕨乃多有每一聲遽生萬莖 窮幽記

買春錢

進士不第者親知供酒肉費號買春錢

承平舊纂

苦吟

孟浩然眉毫

一作毛

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

維至走入醋甕皆苦吟者也

詩源指訣

蛻龍牙

取蛻龍牙一枚手握之臨局自然機變橫出

平參

棋訣

碎金面棋盤

蘇尚書八十猶參禪大滙訪之以手拍碎金面

棋盤尚書尋有悟解

舊相禪學錄

琴價與武庫爭先

嵇康抱琴訪山濤濤醉欲剖琴曰吾賣東陽舊

業以得琴乞尚書令河輪珮玉截為徽貨所衣

玉簾中單買縮絲為囊論其價與武庫爭先汝

欲剖之吾從死矣

金徽變化篇

圍棋奪造化

王勃圍棋率下四子成一首詩勃猶詫之向人
曰吾材奪造化雖一時之間百用亦可

棋天洞覽

墨紋如履皮

墨紋如履皮磨之有油暈者一兩可染三萬筆
成老伯墨經

換茶醒酒

樂天方入關齊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餽菊苗齋
蘆蕈鮓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以醒酒

蠻甌志

腸胃文章映日

元稹爲翰林丞旨朝退行鐘廊時初日映九英
梅隙光射稹有氣勃勃然百僚望之曰豈腸胃
文章映日可見乎

常朝錄

天峰煤與綾文刺孰勝

盧杞與馮盛相遇於道各携一囊杞發盛囊有
墨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峰煤和針魚腦入
金溪子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日提綾文刺三

百爲名利奴顧當孰勝已而搜杞囊果是三百
刺 大唐龍髓記

粥飼鳩

蘭先生坐琴莊食蘭香粥有鳩至堦上先生以
匙擲飼之漸進至肩遂盡此粥後日鳩以千百
至先生皆飼之 琴莊美事

花簪壓損帽簷

梁緒梨花時折花簪之壓損帽簷至頭不能舉

祥雲志

翡翠指環

何克妓於後閣以翡翠指環換刺繡筆克知嘆
曰此物洞仙與吾欲保長年之好乃命蒼頭急
以蜻蜓帽贖之 粧樓記

赤將軍

哥舒翰有馬曰赤將軍翰愛之甚常以朝章加
其背曰過吾北林兒遠矣此駿材也 馬癖記

地脂

高展爲并門判官一日見砌間沫出以手撮之
試塗一老吏面上皺皮頓改如少年色展以謂
必神藥問承天道士答曰此各地脂食之不死
展乃發軔已無所覩

方鎮編年

胡麻啖犬

以胡麻麩啖犬則光黑而駿使獵必大獲狐兔
又可得二十歲

好事集

得意田

雲陽段氏值豐年則盡取金錢埋之九里皆滿
曰有得意田遂可棄無用金

豐年錄

稽古堂訂正雲仙散錄卷之二

終

稽古堂訂正雲仙散錄卷之三

唐 金城 馮 贄 編

明 樵李 高承埏 較

過門錢

龍山康甫慷慨不羈每日置酒於門邀留賓客
不住者贈過門錢日費酒者鶴嘴餅二十

放懷集

虞永興書

有人收得虞永興與圓機書一紙剪開字字賣

之礬鄉一字得麻一斗鶴口一字得銅硯一枚

房村一字得芋千頭隨人好之淺深字錦

一醉六日

張麟一醉六日嚙柱幾半醉錄

起宅刷以醇酒

蓮花巷王珊起宅畢其門刷以醇酒更散香末

蓋禮神之至宣武盛事

題梁字

范溥題聽事梁每字以木花蓮承之歲旦一開

次日復上之河中記

郇公厨

韋陟厨中飲食之香錯雜人入其中多飽飲而

歸語曰人欲不飭筋骨舒寅緣須入郇公厨長安

後記

厠上以木湯盥手

陳宛盛其居止厠上以木湯盥手槐板覆蔽糞

穴爲都城第一

洛陽要記

書北山移文

樂天女金鑾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開文士傳遂輟以勒之

豐寧傳

爭春館

揚州太守圃中有杏花數十畷每至爛開張大宴一株令一倡倚其傍立館曰爭春開元中宴罷夜闌人或云花有歎聲

揚州事迹

薛家士風

成都薛氏家士風甚美厨司以半瓠爲柶子孫就食蝦羹肉臠一取之飯再取之

蜀普錄

食蒲桃

楊炎食蒲桃曰汝若不澁當以太原尹相授

河東

備錄

梅聘海棠棖子臣櫻桃

黎舉常云欲令梅聘海棠棖子臣櫻桃及以芥

嫁筭但恨時不同耳然牡丹醑醑楊梅枇杷幸
為執友 金城記

檜生藥圓

幽燕思仙驛後有五樹檜忽生藥圓試摘服之
往往療疾有驗 幽燕記異

過廳羊

熊翻每會客至酒半塔前旋殺羊令眾客自割
隨所好者絲綿繫之記號畢烝之各自認取以

剛竹刀切食一時盛行號過廳羊

青州雜記

軟漆纏桑枝為籬障

杜勝宅以軟漆纏桑枝編為籬障雨一過黑光
照四面時通甫愛之欲以銅官第取不應 鄒郡名錄

嚼雞舌香

飲酒者嚼雞舌香則量廣浸半天回則不醉 酒中

玄

能詩

能詩之士雨泡滅則得意香烟斷而成吟白氏金鎖

朱書禹字渡江河

渡江河者朱書禹字佩之免風濤保安吉禹功記

盡數天星徧知棋勢

人能盡數天星則徧知棋勢止戈集

雌雄樹

九仙殿銀井有梨二株枝葉交結宮中呼為雌

雄樹金鑾密記

作詩如繡花

作詩如繡花女令籠絡枝葉而已無過不及乃

善鍾嶸句眼

化玉膏

衛玠盥面用化玉膏及芹泥故色愈明潤終不

枯槁金言室錄

貯蘭蕙

王維以黃磁斗貯蘭蕙養以綺石累年彌盛汗漫

百齒梳

孫思邈以交加木造百齒梳用之養生要法也
樵人直說

科斗筋魚尾匙

向範待客有漆花盤科斗筋魚尾匙

樞要錄

唾地成文

有人謁李賀見其久而不言唾地者三俄而成

文三篇

文筆襟喉

菖蒲當拜此君

王徽之以菖蒲映竹曰菖蒲止以九節為貴而此君面目聳然正當再拜此君而此君亦安得不受之耶
高士春秋

界尺筆槽

有借界尺筆槽而破其槽者白其主人曰韓直木如常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折節矣

主人大笑 王塵集

犀如意

虞世南以犀如意爬癢久之歎曰妨吾聲律半

工夫 陶家餅餘事

萱草浣衣

鄭源令婢萱草浣衣萱草輒云郎君塵土太多

令人手皮俱脫 三峰集

虎毛紅筩筆

有僦馬生甚貧遇人與虎毛紅筩筆一枚曰所
須但呵筆即得之然夫妻之外令一人知則殆
矣時方盛行疑烟帳風篁扇皆呵而得之一日
晚思兔頭羹連呵遽得數盤夫妻不能盡以與
鄰家自是筆雖存呵之無應 纂異記

一詩輒洗其筆

白傅每一詩輒洗其筆 文覽

句中喜得魚竹

孟浩然一日周旋竹間喜色可掬又見網師得魚尤甚喜躍友人問之答云吾適得句中有魚竹二物不知竹有幾節魚有幾鱗疑致疎謬今見二物乃釋然矣

玄山記

洪兒紙

姜澄十歲時父苦無紙澄乃燒糠協竹爲之以供父澄小字洪兒鄉人號洪兒紙

童子通神錄

束脩羊

倪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壘牕安置不見天日子弟直日看書借書者先投束脩羊

唐餘錄

惠一絲兩絲

杜甫寓蜀每蠶熟卽與兒躬行而乞曰如或相

憫惠我一絲兩絲

浣花旅地志

蕨成金釵

王鯨逢賣蕨姥黃衣破結有饑色憫之乃以千錢買蕨姥謝而去及歸烝于烏頭飯盡成金釵

蓋姥非常人也

清異志

鷄鴨卵殼

張寶嘗使子弟巡市乞鷄鴨卵殼鷄卵以煮藥
鴨卵以金絲縷海棠花名鮫胎蓋醉後畏酒時
多用之 就印錄

八梭綾

鄴中老母村人織綾必三交五結號八梭綾匹
直米陸筐 據拾精華

染花奩

郭代公愛姬薛氏貯食物以散風奩收粧具以

染花奩

品物類聚記

文享媚香無忝

張說携麗正文章謁友生時正行宮中媚香號
化樓臺友生焚以待說說出文置香上曰吾文
享是香無忝 徵文玉井

少延清歡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秫水雜投之口少
延清歡數日 淵明別傳

筆文章貨

羅隱喜筆工萇鳳語之曰筆文章貨也吾以一
物助子取高價卽贈鴈頭牋百幅士夫聞之懷
金同價或以綵羅大組換之 龍鬚志

降龍道者

戴顓見降龍道者曰生死外人願陳三拜獻護

經簾青銅磬

芳賢傳

何徵君隱吳郡

何徵君隱吳郡多遊臨華寺九金堂飲鹿塘靈

寶院涵星澗

高隱外書

西昌逸士

郎詠隱西昌採樵爲業或擔至都中人買之則
曰我西昌逸士酒中人也今獻公所關公當惠
我所好 廬陵記

享鹿肉

黃昇日享鹿肉三斤自晨煮至日影下門西則

喜日火候足矣如是四十年

安成記

獵蠅記室

盧記室多作脯腊夏則委人於十步內扇上塗

餵以撲蠅脯以青紗障隔塵土時人呼為獵蠅

記室

全溪記

種蔬助鼎俎

宋宇種蔬三十品時雨之後按行園圃曰天苗

此徒助予鼎俎家復何患

豫章記

蓄鴨

富揚庭蓄鴨萬隻每飼以米五石遺毛覆渚

桂林

記

稽古堂訂正雲仙散錄卷之三

終

皇朝詩林
卷三

國

